

《钗头凤》两个英译本的主位结构比较分析

李 芝, 戈玲玲^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诗歌是一个民族语言文化的精髓, 是一种高超的艺术表现形式。文章试运用韩礼德的主位结构理论, 对陆游《钗头凤》两个英译本的主位结构进行比较分析, 发现对语篇的主位结构进行分析, 有助于译者准确把握语篇的信息分布, 深入理解语篇的内容和意义, 从而能够减少翻译中的主观因素, 使翻译更为客观、忠实。

[关键词] 主位结构; 诗歌翻译; 《钗头凤》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6-0103-03

翻译标准问题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 也是备受关注的。因此, 国内外对于翻译标准的论述颇多, 有严复的“信、达、雅”、许渊冲关于译诗的“信、达、优”、泰特勒的“翻译的三原则”、奈达的“等值”观等等。纵观这些翻译标准, 几乎都涉及到对于翻译“忠实”问题的探讨, 可见“忠实”是翻译的首要标准。所谓“忠实”, 就是要忠实原文的内容, 即译者必须把原作的完整而准确地表达出来; 要忠实于原作的风格, 即译者对原作的风格不能任意破坏和改变, 不能以译者的风格代替原作的风格^[1]。但不论是原作的内容还是风格, 甚至其意义, 都需要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但经过翻译转换, 通过译者主观因素的影响, 语言形式往往会受到扭曲, 正如本雅明所说“译文语言犹如布满众多褶皱的王袍包裹着内容”^[2]。由于语言是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 意义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2], 语言形式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语言内容的完整性与正确性。因此, 要让包裹着内容的“王袍”上少一些褶皱, 就还需要关注源语语篇的语言形式, 力求形神兼备。诗歌翻译作为文学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也不例外。但由于诗歌本身语言凝炼, 文化内涵丰富, 从而使得诗歌翻译带有较强的主观性, 源语语篇的形式往往容易遭到忽视或改变, 以致于作为客观存在的源语诗歌的内容和思想也遭到了忽视或改变。此外, 目前对于诗歌翻译作品的评价多是从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角度出发, 这当中又不免掺杂较多的主观因素。

语篇分析(又称篇章语言学或篇章分析)发展于 20 世纪 60 年代。20 世纪 90 年代引入了翻译研究。借助于语篇分析, 翻译学者能够立足于原文, 对原文作出正确的解读, 对于翻译作品的评价也更为客观、忠实。在众多关于语篇分析的理论中, 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为理论框架的语篇分析

理论影响最大。

主位—述位系统(或主位结构)是韩礼德功能语法中语篇功能的三个子系统之一。主位结构包括主位(Theme)和述位(Rheme)。主位是话语的出发点(point of departure), 是句子的第一个成分, 是小句所关心的成分; 述位是围绕主位所说的话, 往往是话语的核心内容, 主位必须先于述位^[3]。一般说来, 主位是交际双方已知的信息; 述位则往往是发话人要传递的新信息, 为对方所未知^[4]。总而言之, 主位述位理论描述的就是在句子或语段之中作者或说话人意欲突出不同的信息或赋予重要性时的一种信息安排考虑^[5]。主位述位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较好地区分语句中某些细微的语义上的区别, 这就有助于我们对原文更精确地理解^{[4]8-9}, 准确把握原文的内容意义, 对译作的评价也能更为客观、忠实。

国内已有学者将主位结构理论单独运用于诗歌英译本的分析^{[6][7]}, 但大多是为了验证以系统功能语法为框架的语篇分析理论在诗歌翻译研究中的可操作性和可应用性。笔者试以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中的主位结构理论为理论框架, 对陆游《钗头凤》两个英译本的主位结构进行比较分析, 认为对语篇的主位结构进行分析, 有助于译者准确把握语篇的信息分布, 深入理解语篇的内容意义, 从而能够立足于源语语篇本身进行翻译, 减少翻译批评中的主观因素, 使翻译更为客观、忠实。

二 《钗头凤》两个英译本的主位结构比较分析

《钗头凤》是南宋时期著名词人陆游的名篇, 记叙的是作者早期的婚姻悲剧。陆游和原配夫人唐婉本是恩爱夫妻, 伉俪情深。后因陆游沉醉于二人天地, 将个人前程抛诸于脑后, 使得其母亲对儿媳心生厌恶, 棒打鸳鸯, 两人被迫劳燕分

[收稿日期] 2009-09-10

[作者简介] 李芝(1985-), 女, 湖南衡阳人, 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飞。此后不久,陆游续娶王氏,而唐婉则奉家命改嫁同郡宗子赵士程。陆游三十一岁时,春日偶游会稽城南禹迹寺南的沈园,与唐婉、赵士程不期而遇。陆游埋藏在内心已久的思念、哀怨之情一涌而上,于是在园壁上题了一首《钗头凤》。全词记述了陆游和唐婉再次相遇的经历,表达了他们对彼此的眷恋相思之情,也抒发了作者哀怨而又悲愤的心情。整首词结构错落有致,节奏急促。语言虽平实质朴,却让人感觉情意绵绵,令人读来荡气回肠。陆游《钗头凤》已有好几种英译本,现选取徐志杰和许渊冲的译本进行比较分析^[8]。为了叙述方便,分别用徐译和许译来指这两篇译文。下面笔者将对两篇译文的主位结构进行比较分析,并用T代表主位,R代表述位。

(一)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词的前三句记叙的是陆游昔日与唐氏春游沈园时的情景。“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作者描述的视角由近及远,透过这四个静态词组,为读者营造出一派春意盎然、宁静和谐的景象。从主位结构来看,这四个词组均是零位述位,都是作者的兴趣中心。其中,“红酥手(T₁)”和“黄滕酒(T₂)”进行了对照,结构干净工整。比较两个译本的主位结构,徐译稍显冗长累赘,例如“What soft nuddy hands with a beauty of line”。此外,译者把结构连词“As”放在第二小句主位位置上,让其充当语篇主位,而“exquisite vintage wine”处于述位位置,这使得译文注意中心与原文不符,同时,也锐减了词的节奏感,损害了工整性。但译者这样做,是考虑到“音美”,“line”与“wine”押尾韵。许译在处理第一小句时添加了R₁“fine”,一方面明确了“红酥手”的外延,作出了文化补偿,另一方面也是顾及到音美,因为前三句每句的结尾词“fine”,“wine”,“confine”押尾韵。两个译文均将原文第三小句处理成两个句子,也就有了两套主位结构。但从整体来看,许译结构紧凑,与原文更为贴近,从而更为客观、忠实。最可贵的是,许译将“Spring”放在第三小句的句首,与下阕第一小句句首的“Spring”前后呼应,形成对照,更加凸显出作者的悲伤愁苦之情。

(二)东风恶,欢情薄。

原文上阕在此处笔锋一转,开始描述作者和前妻被迫分离后的痛苦。这两个小句中,“东风”是T₁，“欢情”是T₂；“恶”是R₁，“薄”是R₂。“东风”喻指作者母亲,亦指封建礼教。由于中国历来崇尚孝道,作者不能明确表现出对母亲棒打鸳鸯的愤恨与不满,所以只能用“东风恶,欢情薄”来暗指母亲的作为,可见其内心深处隐藏的无限悲痛与怨恨。徐译尽管译出了原文的内涵,但其将“The dowager”和“She”位于主位的位置,致使作者的不满之情跃然纸上,这与作者的意图相悖逆;另外,T₂“she”置于主位位置与原文的注意中心T₂“欢情”不相符。许译则更忠实于原文,其主位结构与原文不谋而合,例如T₁“East wind”,T₂“Happy times”,R₁“unfair”,R₂“rare”,用词简洁,节奏明快,与原文词汇一一对应,将作者那种急于抒发内心苦闷的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一怀愁绪”和“几年离索”皆为主位,属于零位述位。

徐译颠倒了原文的措辞顺序: Since we parted a good many years have passed. But equally long did profound sorrow last. 译者没有意识到原文语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前句“东风恶,欢情薄”表明正是由于其母亲棒打鸳鸯,才使得夫妻二人的欢情变得那样的淡薄,也就自然而然地引发了作者的“一怀愁绪”。所以,译者在调换语序的同时,也破坏了全文的内在逻辑性和连贯性。许译语序与原文一致为: In my heart sad thoughts throng. We've severed for years long. 但是第二小句的主位却与原文有出入。笔者现将其顺序稍加变动: In my heart sad thoughts throng. For years long we've severed. 译者之所以将“for years long”放在述位末尾部分,就是为了保持音美,使得“throng”与“long”押尾韵。上阕最后一句,“错,错,错”,一连三个“错”字,喷迸而出,作者直抒胸臆,感情极其沉痛。从主位结构来看,这三个“错”字是零位主位。徐译为: Wrong! Wrong! Wrong! is the course I've let run. “Wrong! Wrong! Wrong!”充当译文的主位,与原文信息分布不符,且述位部分显得拖沓,无法表现原句那种激愤感情如江河奔泻的气势。而许译的结构与原文一致,同样采用叠字“Wrong wrong wrong”单独成行。因为前文已作了铺垫,所以单凭“Wrong wrong wrong”,译者也定能体会其中的意境,达到与原文读者近似的感受。

(四)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这是下阕的前三句,作者由回忆回到现实,描写与唐氏的再次相遇的情景。前两句中,“春”是T₁，“人”是T₂；“如旧”是R₁，“空瘦”是R₂。此处的“春如旧”是承接上阕的“满城春色”而来,表明春景依旧美好,却物是人非。徐译为: As heretofore unaltered spring remain. Only we have turned thinner but in vain. 译者将“spring”置于述位位置,与原文注意中心不符,也损害了全文的连贯性。译者这样的位置安排同样是考虑到音美,“remain”和“vain”押尾韵。另外,根据下句的“泪痕红浥鲛绡透”,可以推断“人空瘦”的主体是唐氏“she”,而非作者和唐氏二人——“we”,此处当属误译。许译为: Spring is as green. In vain she's lean. 第一小句的主位结构与原句不谋而合,而第二小句的译文中“in vain”是作为标记性主位,与原句的主位结构相反,译者为的是保留音美,“green”与“lean”押尾韵。第三小句存在两套主位结构:T₃—“泪痕”,T₄—“鲛绡”;R₃—“红浥”,R₄—“透”。两个译文都进行了重新编码,对原句语序进行重新排列。相对而言,徐译使用了破折号,结构冗长松散,难以表现作者那种悲愤的感情;许译行文流畅,更为紧凑。

(五)桃花落,闲池阁。

“桃花落,闲池阁”与上阕的“东风恶”遥相呼应。正是因为东风猛烈无情地吹刮,昔日娇艳的桃花凋落了,热闹的池阁也冷落无人问津了。从主位结构来看,“桃花”是T₁，“落”是R₁；“闲池阁”是零位述位。可见,原文动静相宜,共同呈现出一种萧条的景象,与前文夫妻生活时的美好时光形成强烈对比,凸显出“东风”的无情与可憎,也体现出唐氏如今憔悴消瘦的形象和作者寂寞消沉的心境。徐译此处增添了一句“Our married life was closed by a force supreme”,显得

突兀。下文将“*As*”作为语篇主位置于句首, 锐减了全文的节奏感。此外, 译者将 R_1 —“落”模糊处理为“*into petals*”和“*leaf*”, 显得累赘; 而“闲池阁”则完全没有译出。许译无论是语义内容还是主位结构都更贴近原文, 更富节奏感, 也更为忠实、客观。

(六)山盟虽在, 锦书难托。莫, 莫, 莫!

前两个小句说明作者痴心仍在, 却无法表达, 表现出有爱却不能爱的内心痛苦。这两个小句的主位结构是: T_1 —“山盟”, T_2 —“锦书”; R_1 —“虽在”, R_2 —“难托”。徐译将“*Though form e*”置于主位位置, 与原文注意中心不符, 而且减缓了语气, 削减了原文的气势; 而第二小句陈述句处理成反问句, 语气同样不如原文强烈, 并破坏了原文的节奏。而许译的语义内容和主位结构与原句不谋而合, 所增加的一个叹词“*Ld*”, 使读者如闻作者发出的哀哭声, 令人一震。最后一句“莫, 莫, 莫!”与上阕的“错, 错, 错!”相呼应, 两次哀叹, 荡气回肠, 显露出作者内心的痛苦。徐译为: “*Nd Nd Nd Such things cannot be done*”感情色彩远不如原文强烈。许译同样以叠字“*Nq nq nd*”, 结构与原文一致, 与上阕的“*W rong w rong w rong*”相呼应, 取得了近似原文的艺术效果。

通过以上对陆游《钗头凤》两个英译本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从忠实和客观性的角度来看, 与徐译本相比, 许译本从原作出发, 更好地保留了原文的主位结构模式, 译作节奏也与原文更为相似, 因而能更准确地传递出原文的信息内容, 也能更好地再现原作者那种苦闷悲愤的情感。

三 结语

人们往往根据语言的交际功能来排列语序, 交际双方已知的信息是主位, 围绕主位展开的、发话人要传递的新信息是述位。对语篇的主位结构进行分析, 有助于译者准确解读语篇, 从而进行更为客观、忠实的翻译, 减少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中的主观因素。笔者通过比较《钗头凤》两个英译本的主位结构证明了主位结构在诗歌翻译研究中具有指导作用, 并且发现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主位结构

的差异, 从而致使译文语篇的信息分布与原文语篇的信息分布不等值, 译者应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 尽量对此作出弥补。此外, 译者有时为了音美会对原文的主位结构进行调整, 这或许正如许渊冲先生所说, “在把中文译成英文的时候, 要用英文之所长, 避英文之所短, 要发挥译文的优势”^[9]。总而言之, 译者既要关注目的语语篇的主位结构, 又要考虑源语语篇的主位结构, 在尽可能忠实于源语语篇主位结构的基础上适时作出调整, 以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

[参考文献]

- [1] 张培基. 英汉翻译教程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0
- [2] 转引自李明. 得意岂能忘形——从《傲慢与偏见》的两种译文看文学翻译中主位—信息结构之再现 [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9(4): 88-92
- [3]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 [4] 徐盛桓. 主位和述位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2(1).
- [5] 刘辰诞. 教学篇章语言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 [6] 李发根. 韩礼德的主位结构理论与唐诗《滕王阁》译文分析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6): 122-124
- [7] 王光妍. 从主位结构的角度比较分析《卜算子》的两个英译本 [J].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06(3): 109-111
- [8] 冯庆华. 实用翻译教程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 [9] 王凤霞. 从许渊冲诗歌翻译看文化转基因的再现——以许渊冲先生所译《游东田》为例 [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 101-112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me-Rheme Structures in the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Chaitoufeng

LI Zhi GE Ling-l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Poems are the essence of a language, and they are a kind of outstanding manifestations of art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employ Halliday's theory of the theme-rheme structure to mak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heme-rheme structures in the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Chaitoufeng written by Lu You and finds out by means of analyzing the theme-rheme structure of a discourse, the translator can understand the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of the discourse better and then know the content and the meaning of the discourse deeper, so he or she can reduce the subjective factors in translating, and as a result the translation will be more objective and faithful.

Key words theme-rheme structure; poetic translation; Chaitoufeng